

古郡任城的四德桥两德街与任子祠

李恒法

民国《重修桥碑记》，于1975年冬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平洼造田时拆除，如今位置在妇女儿童中心南头，刘庄路北。

刘庄曾有因“任子讲德”而名的“两德街”。

当时刘庄有知名的“两大庙”，即任子祠与土地庙。任子祠与土地庙始建于唐，据传，初唐帝遇到战争，得土地神庇佑而躲过劫难，此帝誓言得帝后建庙布天下而敬之，尔后果真建了土地庙。任子祠要晚土地庙几年，在唐开元七年封任子为“任城伯”时兴起。两庙位居最高点，祠在庙前，一南一北。唐代以后修一次小一次，庙的规模逐渐缩小。那位刘姓人士发迹后，居祠后庙东“大德里”南北大街，东为任子后裔居住，后称“任府”。该“府”曾在1977年盖民房时被掘出旧房基，此街正是当时不同凡响的“两德街”之一的“大德里”街。

还有一条大街，是两庙以西的一条南北大街，此街笔直，当时称为“承德胡同”。西是仲家大院，东为祠堂。承德胡同如今的位置，在陶然楼、金宝迎南至古楷路。大德里如今的位置，应在通往古楷树胡同东19米南北处的小区。

任子祠是旧时历代当政者与任氏后裔供奉祭祀先贤任不齐的神圣公祭场所，为唐初所建，目前遗址仅存那株数千年的古楷树，现今社区因树命名为“古楷园”。祠堂几经修复，1965年拆除。我清楚记得，祠堂在楷树的东北处，现针灸室正是祠基，针灸室的后墙是祠的后墙，祠的前墙要在针灸室往前七八米，针灸室的东山墙，正是祠的东山墙，还要往东四五米。

当初，任子祠建在土台上，高大宽敞，后有牛槽，前有平台，上台阶入平台，大殿显得庄严雄伟，清末民国时逐渐荒废，新中国成立后，尚存一庙一楷，数幢旧碑，还有醒目的御赐“尼山道墨”门上匾额，其它附属建筑物均不见踪影。

新中国成立前，祠内也曾暂驻过流军，

新中国成立初期曾当过牲口屋、学校，1958年曾是人民公社社员食堂。被拆前夕，尽是杂物及寿材存放于祠内，平时没人敢进祠堂，还有好多刺猬、长虫、黄鼠狼窜来窜去。天龛中藏有很多旧书及任氏谱牒、祭器等，拆除时散落满地，无人收起私存，祠的砖瓦椽樑为扩建刘庄小学所用。

四德桥、两德街与任子祠一样，已是为数不多的年轻者的记忆，古楷园中任子祠遗址内的子贡亲植古楷树仍枝繁叶茂，如同一位历经沧桑的老人诉说着过去，更有海内外任氏后裔来此省亲祭祖者络绎不绝。



“孔子说礼，曾子行孝，任子讲德，孟子论民生”。圣贤故里，妇孺皆知。关于“任子讲德”，有我记忆中的四德桥、两德街与任子祠。任子祠旁四德桥及两德街的命名，既是任子高足蒯子宣扬任子讲德之果，又是这些桥与街命名不离“德”字之因。这也是任子儒学“大德”思想的古迹佐证和注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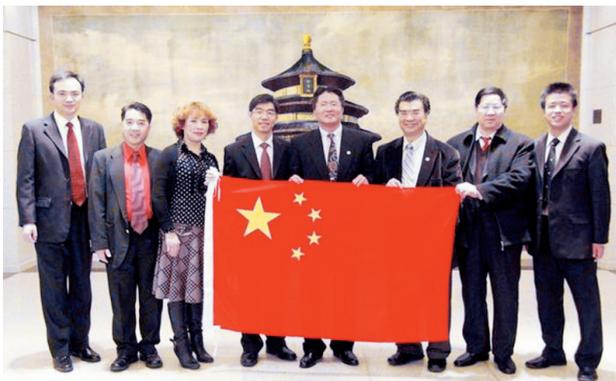
顺德桥，在原祠堂西南十余米东西道上，时称“小南桥”。此桥是单孔石桥，桥面石早已没了棱角，而被往来车辆轧出了轮沟。顺德桥所建年代曾刻在碑上，但早已不知去向。此桥是城里人往来祠堂祭祀的唯一路径。1976年，济宁市公共汽车公司初建时，该桥被拆除。当时我在现场旁观，见一石刻有“顺德桥”三字，推土机把这块刻石推到了低洼处，现今位置应是公交公司西北

角，建设路的门市下面。

正德桥，石刻见于祠西，是村中雨水流向吴家坑小石板桥下的壁石，桥名石显得模糊古朴，原在人牌坊随泗水府河的南北正道上。又因路面不断升高，水道与桥自然废除，如今位置在古楷路东西道上。

建德桥，在正德桥东边，“大德里大街”南头，桥下流有泗河之水。古泗水不像近百年的规矩而支流甚多。此桥的位置，应在古楷路东西道上，路北小区中。

广德桥，在祠后汶泗合流处东，原是木架桥，后有刘姓人士独资改建石桥，此桥也早已不复存在，如今位置在声远舞台西，靠建设路。至晚明时期，济宁通兖州二里铺东的古道上，又建木桥，改为石桥时，借原“广德桥”之名刻为“广德桥”。原桥西有碑铭于



同学说建了八七级五班微信群，班里的同学大都入了群，在群里和同学们打了招呼，一下子回到了二十多年前。

1987年考入邹县第十九中学后，一下子从贫穷落后的小山村，来到了高楼林立、马路纵横的县城里，自卑、孤独，曾在很长时间占据着一名农村学子的内心。好在经过近一年的接触，班里的每个同学都很友善，到毕业时大都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了。

1990年参加全国高考，时间是7月7、8、9号3天，时令正是小暑。头天下午看好了考场，我在邹县四中考试，离我们邹县十九中也就是现在的邹城二中足有三里地，就和几个同学约好了走着去。

当时别说是住校生，即使家在城里的走读生，高考也是很少有人接送的。好在学、考试什么的一靠自己，所以去考场的时间计算得很充裕，考试用品之类的事，也准备得很充分。考完以后，全校三百多个毕业生，倒没听说有迟到误了考试的，也没听说丢这落那的。

只是三里多路程，赶到四中已是一身汗

济宁人老照片

丰收的聚会

唐广申

水了。赶紧在校园的树荫下抽空再瞄上几眼书，或是拿书本扇风去汗，或是一趟两趟地上上厕所做准备。进了考场，手脑并用忙乎两个多小时，教室里没有空调、电扇，有时汗水湿透了短衣裤，有时脸上的汗水滴落在试卷上，或是手和胳膊淋湿了草稿纸。没有谁抱怨天这么热，或是认为本来就该这样，或是压根就没关心天热天凉吧。

只可惜那时国家招生少，听说全校三百多毕业生只考上了很少的几个人。我们八七级五班是文科班，更是鲜有人考上。三年的时光，近一千个朝夕相处的日日夜夜，同学们就这样天各一方了。

书是没有白读的，在群里慢慢知道，毕

业后同学们有的成了教授或专家，有的做了局长、行长或校长，还有的出了国，有的成了企业家。而我，虽然没能成为单位里的领导或骨干，可至少也是家里的顶梁柱。

就这样，每天看同学们在群里或回忆往事，或畅谈生活，或打个招呼就走，真是简单快乐又惬意融融。

一场秋雨过后，天气竟然一夜之间就变得凉爽了。清早起床，沿着唐王湖长长的栈桥，不时地抚弄下堤岸边那青翠的芦苇叶子，看遍小心翼翼弯下的，刚刚生发的毛绒绒的浅紫色芦花，在脸上感受一下那醉人的酥痒。尚有湖心岛东那一池风光旖旎的荷花，也照例登上了风景秀丽的护驾山顶。

一轮红日正冉冉升起，极目四望，天高云淡，山外农田里的花生、地瓜和玉米，正在这秋阳的抚慰下饱胀，一片片的枣林、苹果林，正有满树的果子，你挨我挤地争涂些太阳的彩粉，也一个个地变得潮红满面了。

猛然间又想起了同学们。这秋天里的田野，用不了多久，就是一片丰收了。而我们的相识，在这个金色的秋天里，一定也收获满满的金贵友谊吧。



显得十分高兴，又像从前一样大口大口吃草料，很快回到原来的样子。关羽死后，这石马槽流落在了荆州。

戴楼村的这个石槽，虽然没有关羽赤兔马的石槽大，也没有那么有名气，但在远远却是家喻户晓，无人不知。当地还流传着一个典故，戴楼村老乡异地相逢，如果原来不认识，就要先考一考再认老乡。“你说你是戴楼人，你说咱村的石槽那头宽，哪头窄？”如果说“东头窄西头宽”，那就对了，是戴楼人；如果答不出来，就不是戴楼人。

民俗探微

戴楼村的“镇村之宝”

图文 蔡运华

石槽，农耕时代家家户户的必需品。这里要说的石槽，却是金乡县胡集镇戴楼村的“镇村之宝”，这个“超级”石槽长3.6米，一头宽0.73米，一头宽0.75米，高0.58米，村中修路时被意外发现，村民不忍心毁了，费力很大力气，才挖出来，放在了村头。没有谁知道它的来历，却成了全村人的谈资和神秘之物。

石槽本是喂牲口草料用的容器，整体青石凿成，一般上宽80厘米，下面稍窄，大多长两米左右。上世纪末，牲口退出了农耕，石槽只存在于饲养场了。二十一世纪以来，新农村、新农村普遍推广，石槽渐渐的退出历史舞台，却华丽转身变成了艺术品。老石槽置于庭院，储满清水，可植睡莲，养金鱼，保存了怀古情愫，又赋予老物件鲜活的

生命。

石槽两端上方凿有两个圆孔，叫“槽眼”，是用来固定石槽或拴牲口的。石槽下部凿有一个圆孔，叫“水眼”，是冲刷槽底排水用的。农家饲养牲口，石槽冬季要放在室内，夏季放在房前的牲口棚里。每逢春节，会贴上“六畜兴旺”“风调雨顺”之类的春联。

与“石槽”有关的俗语，最典型的一句是“一个槽上不能拴两头老叫驴”，比喻不能把两个脾气暴躁的人放在一个岗位上，还有一句就是“人恋故土马恋槽”。

最有名的石槽，当数关羽赤兔马的专用马槽，长约5米，宽约1米，现藏于荆州博物馆，相传为关羽镇守荆州时喂赤兔马的食槽。关羽初来荆州时，驻兵襄阳，曾把赤兔

马放在钟祥的一座山里放牧，后人称此山为“放马山”。关羽命人在山坡上凿一巨型石槽，派人专门饲养赤兔马。仅三个月又三天，赤兔马就长得膘肥体壮。

一年之后，关羽移驻荆州城，去马棚准备把赤兔马拉出来溜溜。把赤兔马牵出来一看，大吃一惊：赤兔马明显地消瘦，肋骨都看得一清二楚。养马官怕关羽怪罪，连忙如实报告。原来，赤兔马自从离开放马山后，就变得挑食，再好的草料也不吃，法子想尽了也无济于事。

关羽不信，亲自喂草料，结果赤兔马还是不吃，把石槽也弄翻了。关羽猛然想起一句俗语：“人恋故土马恋槽”。于是，派人去把那个山上的石马槽整个凿下来，用几架车拼起来运到荆州。赤兔马见了这个石马槽，